

## 日本亦应建立导乐制度

小林 登

“导乐”（doula）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奴隶”，而现在专指为妊娠、分娩和育儿期的母亲提供援助的女性，是希腊社会中受尊敬的存在。此语现在是否用于男性不甚清楚，但似乎是指从事杂务的人。

记得大约五年前，来自希腊的女记者说出导乐一词时，我曾惊异地问她缘何知道此语。由此可知，人们现在仍然在使用它。

我对导乐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当时，国际儿科学会理事会在巴黎召开，归国途中我访问了曾经留学过的伦敦儿童医院。顺便来到过去常去的医学书店，无意中买到了塔娜·拉法尔（Dana Raphael）的《温柔的礼物 母乳哺乳》（Tender Gift, Breastfeeding），这便是了我关注导乐的契机。通过此书我认识到母乳哺育中最重要的是给母亲予母亲般的关爱（Mothering the mother），是情感支持。书中在此提到了导乐。

塔娜是一位文化人类学者，曾师从哥伦比亚大学马格利特·米顿（Margaret Mead）教授。她自学生时代起对医学人类学怀有极高兴趣。其毕业论文以“母乳哺乳”为主题，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揭示了情感支持的重要性。

有一天，我拜访希腊移民朋友家，当我得意洋洋地说起此事时，坐在暖炉旁摇椅上，摇晃着倾听的老婆婆告诉我，在希腊把那样的人称为导乐。

在我国，过去的接生婆想必也曾起到了类似导乐的作用吧。而且，除日本和希腊外，在积淀了传统文化的各种文化社会中肯定也曾存在、或者仍然存在类似这样的女性。妊娠、分娩和育儿就像生命的接力棒，其传递过程中女性同胞间的互助才堪称是“女性的英明才智”。

正当我欲考证我国是否曾有导乐存在时，热衷于母乳哺乳研究的群马大学儿科教授松村先生向我推荐了桶谷女士。她是一位助产士，发明了乳房按摩术，并以此为业。

记得初次赴高岗拜访她是 30 多年前的 3 月初。在诊所观摩了其工作情况，来到外面时，屋顶上厚厚的积雪在春日的阳光中溶化流下。在清澈明快的蓝色天空的映衬下，雪水折射着阳光的光辉，滴滴流下。那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导乐如今依然活跃在我们的国土上，当时的感慨于我定是意义重大的。

诚然，桶谷女士与导乐没有直接的联系，她结合接生学与按摩术，创出了独特卓越的乳房按摩法。一边轻柔地替哺乳中的母亲按摩，一边倾听她们育儿的烦恼，并给予她们各种各样的建议，那不正是导乐的工作吗。她们的烦恼肯定不尽是与育儿有直接关系的事项，同时也包含了“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内容。那不正是给母亲予母亲般的关爱( Mothering the mother )吗？

通过按摩解除乳房的痛苦；通过交谈，释放育儿产生的紧张和疲劳，给母亲带来精神和心理上的平和，从而达到促进催产素（缩宫素）和催乳素的分泌，最终促进母乳分泌的效果。按摩中出现的乳汁喷射反应便是最好的佐证。

20 世纪 80 年代，导乐的理念在美国被引入母婴治疗中，同时，母子相互作用理论的创立者卡洛斯（Klaus）、可耐尔（Kenell）等几位学者也言及此问题。我也认识到其重要性，把它编入所著的儿科教科书中。但是，大概是由于它不能享受健康保险之类的原因吧，这个理念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普及。

令人吃惊的是，在上海，导乐是作为一种制度而并然存在的。2003 年 3 月有机会访问了上海中国福利会和平妇幼保健院。1952 年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荣获了由苏联授予的国际和平奖。这是一个与诺贝尔和平奖齐名的奖项，也称为

斯大林奖。这个医院便是以此为基金建立的。它是一个以保护女性儿童的健康为目的，集保健和临床为一体的医疗机构，拥有约 370 个床位。

医院分为临床部和保健部。临床部下设有产科（产科和新生儿科）和妇科（普通妇科、肿瘤科、乳腺科），是一个拥有崭新的检查和治疗仪器的现代化医疗部门。决不逊色于我国的新型医院。保健部则承担上海乃至全中国计划生育和人工妊娠等技术方面的专家的研修和培训工作。换言之，它就像我国爱育医院和爱育研究所扩大后的医疗机构。

在被称为 VIP 服务区的医疗大楼里开设有导乐服务。那需要支付特别经费。住院时产妇可通过各位导乐（助产妇）讲述各自服务理念的照片，选择自己喜欢的导乐进行签约。据说，阵痛开始后，她们可以一边享受腰部按摩，温馨鼓气等细致周到的精神支持，一边分娩，效果不同凡响。这可以缩短分娩时间，大大减少生育并发症的发生概率，出生婴儿几乎没有任何问题。

20 世纪是科学技术的时代，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富裕了。可是，世纪末期，以物质文明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并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既有生活垃圾、工业废物堆积成山，大气、水源和土壤污染等问题，同时，也存在着源于成年人和儿童的心理和犯罪的社会行为等问题。在我国，类似导乐那样扎根于民间的女性同胞间的互助机制完全消失了。这削弱了社会对女性的情感关爱力度，导致了妊娠、分娩和育儿领域的各种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与少子化问题之间也存在着某些关联性。

现在，虽然我们不能对支持这种物质富裕的科学技术加以否定，但是，已经到了不能不超越它们的时代。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我国也应广泛提倡类似导乐的理念，并引以为制度，从而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妊娠、分娩和育儿的各个环节。我想，这不但能够改变人们的观念即思维范畴，同时，这也能成为把 21 世纪建设为“情感”时代、“人性”时代的推动力。

这样的理念不仅限于妊娠、分娩和育儿范围，最近在医疗领域也开始成熟起来了。在美国，他们以代替医疗（Alternative Medicine）或补善医疗（Complimentary Medicine）为名，把以往从未承认的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相结合，正致力于医疗的人性化。由此可见，以“心灵的医疗”为核心的“医疗的人性化”才是具有世界性的大趋势。